



United Nations

联合国人道主义思想教育小说系列之三

A Humanitarian Novel (中英文对照)

艾伯拉罕和阿曼

梦想与灰烬

Ibrahim and Amal

Dreams and Ashes, Dust to Dust

(美) 杰瑞·比萨奇 著
(Jerry Piasecki)

吴襄华 译



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



United Nations

联合国人道主义思想教育小说系列之三

A Humanitarian Novel (中英文对照)

艾伯拉罕和阿曼

梦想与灰烬

Ibrahim and Amal

Dreams and Ashes, Dust to Dust

(美) 杰瑞·比萨奇 著
(Jerry Piasecki)

吴襄华 译



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艾伯拉罕和阿曼：梦想与灰烬：汉英对照/（美）比萨奇
（Piasecki, J.）著；吴襄华译. —北京：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，
2007. 10

（联合国人道主义思想教育小说）

书名原文：Ibrahim and Amal

ISBN 978 - 7 - 5095 - 0221 - 1

I. 艾… II. ①比… ②吴… III. ①英语 - 汉语 - 对照读物
②中篇小说 - 美国 - 现代 IV. H319.4; I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42962 号

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

URL: <http://www.cfeph.cn>

E-mail: cfeph@cfeph.cn

（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）

社址：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政编码：100036

发行处电话：88190406 财经书店电话：64033436

北京财经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880 × 1230 毫米 32 开 10 印张 231 000 字

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定价：25.00 元

ISBN 978 - 7 - 5095 - 0221 - 1/I · 0003

图字：01 - 2007 - 4138

（图书出现印装问题，本社负责调换）

序

艾伯拉罕紧攥着一把干土，任由它从指缝间渗漏。他的目光始终盯在那残垣断壁的废墟上。

“你为什么还要回来？”一位总部在伦敦的通讯社的记者问。他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破坏：村舍化为乌有，果园也荡然无存，焦黑、干涸的土地上见不到任何生命的迹象。

“你并不真打算留在这儿，是吗？”那个记者走近一步，挡住了太阳，其实只是他的影子挡住了艾伯拉罕，“你在这里一无所有。你为什么不留在那个地方？它一定会比这儿好。”

艾伯拉罕凝视着曾经的家园。没有听见记者在说什么，他听到的只是妹妹留下的撕心裂肺的尖叫……

第一章

法瑞芭·艾克隆太太一大清早就把两个大女儿和她的侄女叫到了身边，表情严肃地告诉她们：“你们今天不能去上学了。”孩子们还没来得及做上学的准备。三岁的小女儿纳西玛，仍在睡梦中；两个儿子和他们15岁的堂兄艾伯拉罕，还有他的小妹妹也都睡得正香。这两兄妹从60公里外的乡村来到首都投奔他们的亲人。

“您真的在说我们不能上学了吗？”十岁的侄女哈迪莎抱着一种侥幸的希望。因为这天上午刚好有一场数学测验，昨晚她却没复习，尽管哥哥艾伯拉罕一再提醒过她。

“是的，”艾克隆太太说，“我说的正是这个意思。”

“是放假吗？”西尔西娜问，她一星期前才满13岁。“不，”艾克隆太太黯然回答，“不是放假。”

“那是为什么？”罗娜止住了呵欠，猛然清醒过来。她感觉到了母亲心中的不安。“明天我们能上学吗？”

“不能。”

“不能？”

“不能。”

“那我们什么时候能去学校呢？”西尔西娜挤在姐姐和堂妹中间。三人一起做着手势，“什么时候呢？”

“也许永远不能了。”





几个女孩包括小纳西玛住在一间卧室里，天亮前她们听到有人到家门口，找男主人神秘地说了几句话就走了，接着就是父母的一阵低语。几分钟之后，父亲悄悄关上了门，也离开了家。就在那时，女孩们听见母亲的哭泣声，可当她们走出卧室时母亲已擦干了眼泪。然后，她们便听到了一些坏消息。

“我们怎么能够‘永远’不去上学呢？”罗娜问，“我认为学习是我们的职责。”

“有些人并不这么认为。”母亲悲伤地说。

西尔西娜和哈迪莎彼此对视着，默默无语。

“这没关系，”罗娜说，“说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“早晨有人从新政府过来，他说女孩们不能再上学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罗娜，不要问没有答案的问题。”母亲说。

“但是……”

“罗娜，住嘴！”母亲伸出手示意沉默，“也许等你父亲回来，我们会知道更多的情况。不过现在，请帮我为你们的兄弟们准备早餐。”

“他们为什么不自己做早餐？”罗娜像往常一样发起牢骚。

“这是我们做的事。”艾克朗太太说得很坚决。

“难道他们就只知道吃吗，像山羊一样？”罗娜小声嘟哝着，只有她妹妹和表妹能听到。

“大概他们只知道那些。”西尔西娜同样地小声回应着，“别忘了，他们只不过是男孩。”

三个姑娘咯咯地笑了，一直笑到艾克朗太太命令她们开始烧茶、打鸡蛋。

艾克朗一家住在一个由砖石料砌成的有五个房间的屋子里，

紧靠首都的中心。其中三间房是卧室，兼作起居室；另一个面积稍大的是客厅；连着厨房的一间最大，便是临街的铺房。父亲纳舍尔·艾克隆就用这间开了个小商店，卖大米、香料、肉和其他杂货。遇到丰收的季节，纳舍尔的堂兄，也就是艾伯拉罕的父亲约瑟夫，还会从自家的小农场里带来新鲜的苹果、李子、樱桃、胡萝卜、菠菜和黄瓜等。这商店和整套房子一直是代代相传，已经传了三代。约瑟夫·艾克隆说他们家族的农场是从祖父的祖父的祖父起就有了。

而作为第一代的堂兄弟，约瑟夫和纳舍尔与亲兄弟没什么两样。十几岁的时候，他们曾想一起创办一个合唱团。约瑟夫的母亲萨米拉说，惟一的问题是他们两个谁也不会唱歌。她告诉这两个男人的女儿们，当他们父亲唱歌的时候，“狗会乱叫，鸡会停止下蛋，树上的水果也会绝望地掉下来”。

女孩们把这当作笑话，大笑起来。直到这两个男人走进花园，真的唱起一些老歌时，她们才明白，祖母可不是开玩笑。

纳舍尔·艾克隆是自家四兄弟与两姐妹中最小的男孩。他的三个哥哥都死于早年的战火中。约瑟夫·艾克隆则是他家四姐妹中惟一的男孩，战争虽然使他失去了一条腿，但毕竟幸存下来。

“太不公平了，”罗娜看着小炉子上的煎锅，此时已经翻起蛋白，“我们为什么不能上学？”

“是谁不能上学呀？”17岁的伊莫朗揉着眼睛慢腾腾地走进客厅，跟在后面的是14岁的马福斯和堂兄艾伯拉罕。

“莫非今天都不用上学了？”像哈迪莎一样，马福斯流露着求之不得的微笑，他更是把复习功课忘得一干二净，“这简直是个奇迹！”

艾克隆太太拍了一下马福斯的背，虽然不疼，但足以引起他





的注意。

“您为什么打我？”马福斯揉着眼睛。

“不要用这种方式谈论奇迹。这是不对的，是侮辱。这样的事不能叫奇迹。”

“如果不学习了就能这么叫，”马福斯轻声反驳，希望只有艾伯拉罕能听到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艾克朗太太走过来，马福斯迅速退至紧靠后窗的座垫上坐下了。

“没什么，妈妈。”他甜甜地笑着，“我的早餐在哪儿？”

西尔西娜和哈迪莎在起居室的地毯上铺了一张塑料布，把盘子放在每人固定的位置上。

伊莫朗和艾伯拉罕也随着马福斯坐在他们的坐垫上。

西尔西娜给每人倒了一杯茶，哈迪莎把切好的面包和黄油放在塑料布上。

“爸爸在哪儿？”伊莫朗问，“他的店开门了吗？”

“你爸爸很快就回来。”母亲注视着罗娜在愤然地翻动着鸡蛋。

“罗娜，小心点，会烫到你的。”

“没准还会更糟呢，”马福斯开玩笑地说，“你很可能会把蛋煎糊的。”

“太不公平了，”罗娜重复道，“我不在乎什么新政府，怎么会有人说我们不能上学呢？”

“嘘，安静，罗娜。这些人想说什么就能说什么。”

“请问妈妈，”伊莫朗说，“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告诉我们，我们为什么不能去上学？”

“你们要去上学，”艾克朗太太擦净煎蛋时溅到地面上的油渍，“只有女孩子不能去了。”

“罗娜说得对。”马福斯说，“那是不公平的。”

“但是为什么女孩子不能上学？”艾伯拉罕问，“我爸爸说过哈迪莎需要上学。”

* * *

艾伯拉罕和哈迪莎的父母把他们送到首都同叔叔、婶婶住在一起，就是想让他们受到更好的教育。他俩本不乐意离开家乡，但父母没给他们选择的权力。听了他们的辩解，父亲说：“你们必须去！”

儿女们没能再说什么，约瑟夫·艾克隆坚定地把手放在桌子上，表示讨论就此结束了，没有回旋的余地。

* * *

“她恰恰不能上学，”婶婶回答艾伯拉罕，“这是我目前所知的一切。”她转向大女儿，“罗娜，把鸡蛋分给你的兄弟们。”

罗娜生气地把煎蛋扔到盘子里，端了进来。

“也许那样更好，”马福斯斜靠着墙等着他的那份鸡蛋，“别忘了，你们只是女孩子。”

罗娜走到马福斯跟前，停下来，把盘子举到弟弟面前，轻轻一斜，一个鸡蛋就从盘子里滑到了他的大腿上，罗娜开心地笑了。

“哎哟，”马福斯从坐垫上跳起来，鸡蛋又掉在塑料布与坐垫间的地板上。“好疼呀。”他跑出房间独自寻找安慰去了。

罗娜等着母亲的责备和打屁股，然而艾克隆太太急忙赶过来时只是使劲地叫了声：“罗娜，”她的责怪也只是一句话，“不要浪费食物。”

当艾克隆太太离开时，房间里传出了隐约的笑声。





罗娜把地板上的鸡蛋拾起来放进了马福斯的盘子里。

“噢，我亲爱的弟弟，”她甜甜地叫喊，“你的早餐准备好了。”罗娜注意到鸡蛋的一边已沾上了灰尘，就用手指轻轻弹着，“快吃吧，马上就要凉了。”

除马福斯外，每个人都在笑，但很快都停了下来，艾克朗先生走进了房间。他面容冰冷，神情严肃，“小伙子们，你们赶快去上学。”他下了命令。

伊莫朗和艾伯拉罕没等他说完就站起了身。马福斯穿着被鸡蛋弄脏的裤子也从卧室里走出来，“爸爸，您知道罗娜对我做了什么吗？我想您应该揍她。”

“去吧，”父亲催促道，“我必须和姐姐们谈一谈。”

“您会狠狠地揍她吗？”

父亲长吁了一口气，瞪着小儿子，马福斯立马跑出了家门。

“以后我一定要报仇。”马福斯边说边跟着伊莫朗、艾伯拉罕走上了街头。他踢起一块石子，又随手折断一根树枝。“我发誓要……”

“得了吧！”伊莫朗开始对弟弟进攻，“你这叫物有所值。”

“我得到了什么？早饭没吃。就上学了。”

“你吃过了。”

“我吃过？”

“你的确吃过了。”伊莫朗逗他，“只是没吃进嘴里，而让裤子带着鸡蛋上学，‘蛋裤’先生。”

马福斯追赶伊莫朗一直追到马路中间。艾伯拉罕缓步走在后面，他在设想将会发生什么事情。

艾克朗先生叫妻子、女儿和侄女一起到客厅的坐垫落坐，他停顿了一段时间才开口，“有几件事情，你们应当记住。”

第二章

“出门时必须穿上这个。”纳舍儿·艾克隆从他带回来的麻袋中拉出了三大块折叠整齐的蓝色方布，分别递给妻子和罗娜、西尔西娜各一块。

“噢，不！”罗娜闭上双眼，她、还有其他人立即认出了这些布。

“我的呢？”哈迪莎问。

“你没必要穿，你还太小。”

哈迪莎一直怨恨自己比堂姐小。现在她却能宽慰地松了口气：“好吧！”

“还要告诉我们别的事吗？”艾克隆太太问丈夫，她在他的脸上读出了焦虑。“还有要说的，是吗？”

“你们出去的时候必须裹上长袍，而且都必须由家中的一位男士陪同。”

“如果我们不那么做呢？”罗娜开始提高了嗓门，又很快意识到不妥，就低头看着地板。

艾克隆先生并不介意女儿的高嗓门，只是简单一句，“你必须这么做！”

“但是爸爸，”罗娜轻声说，“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？”

“说吧。”





“究竟哪儿有明文规定我们必须穿长袍？哪儿呢？”

艾克朗先生起身，深显悲愤和无奈，“不管是否有过这种明文规定，如今他们说的话就是规定。”

“但是……”

艾克朗先生走到门口结束了谈话。“现在，我应当开店了。今天谁也别出去，出去就会有危险。”

父亲一离开，西尔西娜扯起蓝色布料的一边，把它展开。“看，多美呀！”她摸着盖头周围的网眼和延至前襟的精制刺绣，所有女孩都见过街上的妇女们穿着长袍，但没有一个人真想穿它。西尔西娜伸出胳膊把布料绕了几绕。“问题是，你怎样穿呢？”
“像这样。”

女孩们转身看法瑞芭·艾克朗，她从头到脚裹在蓝色长袍里，前身正好齐腰。艾克朗太太以前穿过长袍，当时她还年轻，住在几英里外的乡村，还没嫁给纳舍尔。她的婚姻是由她父亲和一个在首都经商的老朋友撮合的。她永远也不会忘记她脱去长袍的那一天。第一次完全没有包裹地走在街上时，她既感到特别自由，又生怕遭受攻击。现在，她重新穿上了长袍，感到了踏实，受到了保护，同时也感觉到了它所蕴藏的新危险。

西尔西娜很快学会了长袍的穿法，她努力透过厚厚的沙巾向外看，但视线却像被窗户遮挡了一样，纱巾最长端近4.5英寸，最宽处不到两英寸。西尔西娜向右迈一步碰到了坐垫。她又向左迈了一步，却摔倒在地毯上，差点砸碎早餐的盘子。

“我不穿这个。”她把手举过头顶，“什么也看不见。”

“让我试试！”哈迪莎从堂姐那儿接过长袍模仿西尔西娜的样子。哈迪莎相对她的年龄来说显得又瘦又小，长袍在她脚下一直铺到地板上，“这样穿怎么吃冰淇淋呢？”

“吃不成了。”罗娜说着把长袍从堂妹身上拉下来，“你这个样子什么都干不成。”

艾克朗太太掀起长袍前端露出了面容，“你们会习惯的。”

“我可不这么认为，”罗娜把西尔西娜的袍子放到她的旁边。

“你会习惯的，你也必须习惯。”

罗娜在坐垫上坐下来，“那么我们能做什么？只能坐着，什么事也别做？”

“你有你的课本，”艾克朗太太脱下长袍，“你可能去不了课堂，但你仍然可以学习，只是对外别声张。”

“明年我还要上大学呢，”罗娜说着哭起来，“爸爸说我准能上大学。可现在怎么办？”

艾克朗太太赶紧走到女儿面前，轻轻把她搂在怀里。“宝贝，我不知道，我了解得不够，真的是这样，现在别哭了。我们要坚强，你爸爸和你的兄弟们也需要我们坚强。”

罗娜抽泣着擦干眼泪，“我要的不是坚强，而是完成学业。我已经这么努力了。”

“有时候，我们想要的和我们所能拥有的并不一致。”

“那么我知道我想要什么了，”西尔西娜说，“而且也知道我会得到它。”

“你想要什么，西尔西娜？”母亲问。谢天谢地，不用像告诉罗娜那样再解释一遍吧：她已经不能再做从七岁起就做的事情了，她可能不会再返回学校，更不用说上大学了。“你要什么？”

“我要，”西尔西娜非常认真地说，“我要睡觉。”她打着呵欠，“现在就回去睡觉。”

“真是一只懒猴子。”罗娜低声嘲笑。

“别把你妹妹比作动物，这不好。”艾克朗太太佯装责备，





“尤其这样一位高雅、根本不像猴子的女士。”她开起了玩笑。

“哈哈哈哈哈，”西尔西娜开始朝卧室走去，“对大家来说是不是一个滑稽、一个美好的夜晚？”

“请稍等一分钟，西尔西娜。”母亲说，“我想你的意思是要帮着收拾好厨房后再去睡，对吗？”

西尔西娜转身停下，“您确定我是这样想的吗？”她问母亲。

“噢，是的，确定。”

她又走回到妈妈身旁，“那当然，妈妈。”她的声音比巧克力还甜，“我哪会有别的意思呢。”

四个人开始一起收拾，只花了五分钟就洗好了盘子，也打扫了厨房。罗娜一言不发，西尔西娜喋喋不休地从一个话题扯到另一个话题。

而哈迪莎想得很简单，“如果我上不了学，”她说，“那就意味着我得回家了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”艾克朗太太边干活边回答，“我们得等等，看看会发生什么事。”

“我想也许我妈妈需要我在家里为萨米拉的婚礼帮点忙。”

哈迪莎 18 岁的姐姐，萨米拉，一个半月后将和村里一个小伙子结婚。这桩婚姻，哈迪莎的父亲约瑟夫同那个小伙子家一拍即合，因为萨米拉和马吉德从 15 岁起就相爱了。或者更确切地说，他们从小就为自己做出了选择。四岁的萨米拉对五岁的马吉德说，“将来有一天你要娶我。”马吉德带着满脸泥土，回答：“会的！”

现在，这个久远的承诺马上就要实现了，全家人无不期待着这个大喜的日子。

“很可能，”艾克朗太太把扫帚放回原处，“我们都要出席你姐姐的婚礼。”

厨房干净了，西尔西娜问母亲：“现在我这身疲惫的老骨头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，好吗？”她的话好像出自一位百岁的老太。“我不再那么年轻了。”

“如果你再继续像个懒猴子一样，”罗娜警告到，“你或许就真变老了。”

“西尔西娜，”艾克朗太太叹口气说，“除了睡觉，你就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打发时间吗？”

“我想不出，真的想不出。”西尔西娜冲姐姐伸了一下舌头。

“那好吧。”艾克朗太太把手放在西尔西娜的肩上，轻轻地把她推向了卧室的方向，拍着她的肩膀说：“那就睡去吧。”

正当西尔西娜要走的时候，母亲又补充到，“只是今天这样。明天，我们要做些有意义的事情，好吗？”

“今天我挺高兴，”西尔西娜说，“可明天听起来真没劲。”

“或许我也要休息一下，”哈迪莎说，“继续我昨天晚上的梦。我梦见自己飞向了星星。”

“来吧，小鸟，”西尔西娜说，“跟我来，但要记住小鸟不打呼噜。”

“我没打过呼噜。”

西尔西娜、罗娜和母亲都笑了。

“过来，我的妹妹，小鸽子明星，”西尔西娜牵着堂妹的手，“唱歌的时间到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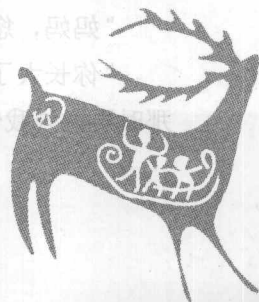
“千万别吵醒纳西玛。我陪了她大半夜。她几乎就没睡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西尔西娜问。

“咳嗽，而且她说她害怕睡觉。”

“害怕什么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总有害怕的东西吧。”





“噢，妈妈，作为您的大女儿，我会面对恐惧，”西尔西娜哈欠连连，“毫不畏惧。”

“那我也不打呼噜了，因为我根本不会打。”哈迪莎边说边跟着西尔西娜离开了房间。

罗娜则走到窗前，凝视着碧洁的蓝天。她看见飞翔的小鸟，泪珠又不禁顺着脸颊滑落下来，但她努力不让母亲发觉。

法瑞芭·艾克隆看着女儿的背影，回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也总爱凭窗远望，也曾经感到过孤独与失落，她甚至还记得自己哭泣的样子，一个纯粹女孩的样子。

罗娜正陷入对梦想中的学校以及对未来的憧憬当中，她完全没有察觉到母亲已经走到了身后。

“谁？”当母亲双手搭在她双肩时，她吓了一跳，“是谁？”

“对不起，罗娜。我很抱歉。但是我要来说，我们活着就有希望。而且，有许多事情等着我们去做。”

罗娜想问母亲：“什么事情？”看见母亲又穿起了长袍，就转移了问题，“您为什么现在穿这个？”

“我准备去你芭芭婶家，我很快就回来。”

芭芭婶嫁给了罗娜的叔叔。这个七口之家就住在隔壁。

几乎首都所有的房子都像乡村的房子一样，用围墙相隔离。芭芭婶和艾克隆两家共用一个院子和一道围墙。

“为什么 20 步远还穿长袍？”

“每一步都是独立的一步。现在情况不同了。也许墙上就长了眼睛，树上就长了耳朵。”

“妈妈，您在吓唬我。”

“你长大了，应该明白这一切。不管怎样，我很快就会回来。那时再说说我们该做什么。”

母亲走后，罗娜又看起了空中盘旋的小鸟儿。“不，这不可能发生，不可能，”她自言自语到：“不应在这儿，不应在首都。”

小鸟儿俯冲下来，转而飞得更高了，飞向了云层。

罗娜用披巾盖住头围上脸让路人只能看到她的眼睛。她需要去找她的好朋友玛伊儿谈谈。玛伊儿的家离这儿也不远，不到半英里。罗娜就是不想穿长袍出去。

* * *

直到两个月前，这附近乃至首都都在不断的激战中。夜晚，艾伯拉罕和哈迪莎躺着听着远处连连的爆炸声和火箭、喷气机在头顶上空风驰电掣的声音。他们每天晚上都祈祷爆炸声不要来自北方，那是他们家乡的方位。有几天深夜，激战特别厉害，全家人便聚集在客厅，紧紧围坐着，听着飞机、火箭的隆隆声正在逐步向他们逼近。噪音极大，迫使艾伯拉罕屏住呼吸，直到声音完全远去。有几次，炸弹和火箭没有击中目标而落在了首都，两条街以外的一栋房子顿时消失在浓烟中。住那儿的一家六口人全都丧生了。只有在白天，那里才会有片刻的宁静。孩子们也就是趁着这个时候去上学，找找昨晚留下的新废墟，听听有关战争的新“消息”。在经历了一个平静出奇的夜晚之后，第二天早上街头就出现了新的士兵在巡逻，他们乘着敞蓬小货车和平底大卡车。装束已和前一天的士兵大不相同，他们还带来了新政府和新规定。

* * *

“你的长袍呢？”这种问话像刀子一样在眼前晃动，与其说是询问，不如说是训斥。

当罗娜注意到一辆载人的白色小货车以及车后的六个人时，

